

流 行

中国哲学

曲

蔡德贵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B2
53

蔡德贵 著

中国哲学

流行曲

7P33/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流行曲/蔡德贵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11

ISBN 7-209-02662-2

I. 中... II. 蔡... III. 哲学史-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156 号

中国哲学流行曲

蔡德贵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2 插页 34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209-02662-2

B·141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前奏曲——小引	(1)
第一乐章 序曲——中国哲学的萌生	(3)
一、梦幻与思维	(4)
二、世界是浑沌	(16)
三、八卦与五行	(29)
四、阴阳与气	(44)
第二乐章 管弦乐交响曲——百家争鸣(上)	(58)
一、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的阴阳家	(60)
二、助人君、明教化的儒家	(71)
三、生不歌、死无服的墨家	(86)
四、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言的名家	(101)
第三乐章 管弦乐交响曲——百家争鸣(下)	(115)
一、信赏必罚、以辅礼制的法家	(115)
二、独任清虚、卑弱自持的道家	(129)
三、受命而不受辞的纵横家	(143)
四、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	(157)
第四乐章 超高音独奏曲——儒学独尊	(172)
一、儒生被坑与秦朝灭亡	(173)
二、黄老盛行与文景之治	(185)
三、巩固统一和独尊儒术	(198)
四、儒书经纬	(212)
第五乐章 新录音合成——三教合一(上)	(227)

一、佛陀入华·····	(228)
二、玄学的启示·····	(242)
三、儒家道统的确立和传承·····	(256)
四、三教合一的最初尝试·····	(269)
第六乐章 新录音合成——三教合一（下） ·····	(284)
一、濂洛关三大学派的形成·····	(284)
二、闽学对理气的新探索·····	(298)
三、心学和经学：对理学的致命冲击·····	(312)
四、明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伦理纲常·····	(333)
第七乐章 圆舞曲——中外文化的交融与汇合 ·····	(346)
一、西学东渐之旅和中西文化之争·····	(347)
二、“四教会通”和中国伊斯兰哲学·····	(360)
三、对传统的总结和儒学的可塑性·····	(376)
四、儒学如何借鉴异质文化·····	(394)
第八乐章 尾声——中国哲学与未来 ·····	(410)
一、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和儒学的真正出路·····	(410)
二、中国哲学与 21 世纪·····	(422)
余韵——后记 ·····	(437)

前奏曲——小引

自古及今的哲学著作，从《道德经》、《论语》、《管子》、《孟子》……到当代的各类中国哲学史著作，大多都深奥难懂而且过于严肃。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抽象思维的哲学，本身确实应该是深奥和严肃的，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深奥与严肃，才体现出哲学殿堂的神圣性，才能为人类思维带来不可穷尽的启迪。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这些著作，中国人的哲学思维会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些著作所产生的负效应也是明显的，不也正是由于哲学的过于艰深，哲学史著作的过于深奥与严肃，使众多的有志于涉足它的青少年们望而生畏，敬而却步么？

有人曾经提醒说，伟大的哲学家不仅单纯质朴，而且讲求实际。他们勇敢地挺身而出，深入到存在的迷宫中去，探寻出一条畅通无阻的小径，使我们这些后继者得以循路前行。哲学家是引导者，帮助我们在神秘的林莽中辨认出自己所处的位置。科学家为我们提供的是这片林莽的外部特征，哲学家却指示出它的内部和外部全部蕴含。哲学家并不仅仅向博学多识之士提供圣经，而是为每一个世人的生活历程奉献出一本指南^①。我们的现实生活不能没有哲学，人类永远需要哲学史的延续，人类赖此学会如何思想。但是深奥的哲学原著似乎很难做到这一点，因而哲学史著作的通俗化乃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① [美]亨利·托马斯、黛娜·莉·托马斯：《大哲学家小传》，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中国现代历史上曾有过一段“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写哲学的时日，一度使哲学很通俗，但这种通俗往往带有写作者的纯主观意图，其写作动机来自于某些当权者的“授意”，往往可以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因而并不符合事实，因此，这种通俗仅只是对神圣哲学殿堂的无耻亵渎！这些作品本身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迅速凋零，决不会给后人留下什么。

能不能两全呢？就是既让哲学著作保持哲学的严肃性、科学性、神圣性，又尽量轻松些、愉快些，让一般读者都能看得懂，引起学哲学的兴趣，挽救哲学的危机？出于这种考虑，我试着写这部《中国哲学流行曲》，“流行”寓有流变、发展的意思，与眼下时髦的“流行歌曲”并不同义，旨在用轻松愉快的笔触，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了解中国哲学的概貌，浏览深奥的哲学殿堂，透过各位哲学家富有生气的思想，看到生动而逼真的思想发展脉络。

我不敢说我会取得成功，但我也并不甘心承认就会失败。我将尽量采用通俗、生动的表达方式，写出有趣味性、思想性的内容。本书的目的，正是在于把哲学史普及到并不从事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普通人中间，使哲学史著作不仅成为哲人书斋中的收藏品，而且可供更多的人阅读，即使不能像饭后茶余欣赏文艺作品、观赏电视节目那样，也会使他们能够享受到与博大灵魂为友的高雅情趣，借以驰骋一下抽象思维的遐想，提高一下自己的欣赏品位。

因此，这是一部用散文叙述体写出的中国哲学史读物，它所具有的文学趣味性，会将本来是抽象空洞的哲理说教变成广大读者都能接受的、有欣赏价值的文化消费，从而也使哲学加入市场经济的主旋律。也许，这是同类著作中的第一部。这当然是一种尝试，但愿读者上帝保佑我成功。

第一乐章 序曲——中国哲学的萌生

中国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各种各样远古时期的实物：从粗制的石块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球状器、橄榄形器，到精致的石器工具石斧、石刀，从陶钵到耒耜，从青铜饕餮器皿到甲骨金文……看着这一件件历史实物，你不难发现中国历史发展演化的轨迹。清晰而明朗的历史线索，将“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有巢氏时代、“钻木取火，以化腥臊”（《韩非子·五蠹》）的燧人氏时代、“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的伏羲氏时代、“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日中为市”（《易·系辞下》）的神农氏时代……和电子信息时代的今天联系起来。

但是，你是否也参观过一座思想博物馆呢？在这座博物馆里，你是否看到了中国思想史发展演化的轨迹？从远古时期的原始思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汉代的儒学独尊，到三教合一的宋明理学、心学，到清代的经注学考据学……直到今天的中国现代思维，思想史发展的明朗线索是否历历在目，尽收眼中？当然，你会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思想博物馆”。

是的，确实不曾有过这样一座“思想博物馆”。

可没有的，为什么就不能建造呢？现在，我就要为你建造一座这样的“思想博物馆”。但是，它自然不会像历史博物馆那样让你进去参观，而只能由你亲手把它打开来阅读。《中国哲学流行曲》就是我给你建造的这座中国思想博物馆。它要告诉你的，就是中国哲学思想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轨迹。

一、梦幻与思维

在我所构筑起来的这座“思想博物馆”里，首先让你了解的，就是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开端，即远古时代中国初民的原始思维。

人类的出现，是一大奇迹。同是物质世界长期进化的结果，同是碳水化合物的分子构成的物质实体，人类却不像水火那样有气而无生，不像草木那样有生而无知，也不像禽兽那样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古代中国人认为，人、物之别就在于“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古人已经知道，有认识能力，是人的本性；而可以被认识，则是事物本身的道理。可见智慧在人类身上的重要性。

但是，人类的智慧是神秘莫测的谜，而人类智慧的结晶哲学思维也是神秘莫测的谜，因为哲学在古人看来无非是对智慧之爱。可以肯定，哲学思维是在原始思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原始思维是怎样产生的，不同样是一个难解的谜吗？

要解开这个谜，是相当困难的，必须从对远古之梦的追寻做起，只有从对人类梦幻创造性的捕捉之中，才能大致勾勒出人类文明之初的思维源头。

那么，就让我们从梦幻说起吧。但愿我们不是痴人说梦。

梦幻，本来是人在睡眠中出现的幻象，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的最奥妙的心灵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现象和精神现象，“因而也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一种很特殊的现象。人对梦的思考，属于人对自身的一种‘反观’，因而也是人类的一种自我认

识”。^① 它被看做是开启人类内在心灵奥妙与智慧的钥匙，虽然自古以来就有人在不断地探究和解释，但一直是人类未能完全了解的亘古之谜。对它的神秘性，近代以来的科学家、精神分析学家，都作过系统的探讨，弗洛伊德（1856～1939）、阿德勒（1870～1937）、荣格（1875～1961）、弗洛姆（1900～ ）等西方学者都对梦幻作出过自己的解释，但他们虽然极为努力，付出了极大的劳动，却并没把梦幻完全解释清楚，尤其对梦幻与思维的关系问题，他们的解释是非常欠缺的。

近人和今人如此，更不用说遥远的古代了。由于梦幻发生过程的那种不自觉状态，梦幻内容的那种虚幻和离奇，梦境的那种真实和清晰，楚幻产生原因和构成机制的那种扑朔迷离，还由于人们认识水平的低下，因此，梦幻一直使远古人类感到迷惑不解，却又一直想把它作为一个认识问题来对待。

事实上，梦幻涉及到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包括形神关系、心物关系、天人关系，因此，梦幻也是一个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远古人类正是由梦幻而产生了一系列灵魂、鬼神观念，哲学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最初也是与人对梦幻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我们探讨中国哲学的起源，不得不先去窥探梦境王国中的秘密，透过这种神奇的精神现象而开启人类心灵的奥妙与智慧，才能找到哲学的源头——原始思维。

让我们从现代人对梦幻的认识开始吧。

现代科学证明，梦并不是人的专利，它是入睡后在脑中出现的表象活动，在人以外的几种高级动物身上就发生过。美国人在1953年进行的一次实验告诉我们，入睡后的人，在约一小时左右会突然出现快速眼动（被称为 REM 现象），而且呼吸加快。

^①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这时候的脑电图（EEG）可以检测到觉醒时的脑电波。再过5～10分钟，又会出现相对的静止期。这种周期，每天晚上要有3～4次。同类实验还告诉我们，如果在快速眼动的状态下唤醒入睡者，大多数被唤醒的睡者，均诉说正在做生动的梦。

快速眼动和脑电图（REM-EEG）的联偶，被称之为D-状态。这种D-状态在睡眠过程中的百分率，会因年龄而异，新生儿约占50%，成人约占18～30%，60岁以后还要再降低。

实验还告诉我们，动物也做梦。在猴、狗、猫、大鼠、象，以及其他禽类、爬行类等等动物身上，也发现了动物的D-状态睡眠，这证明动物也会做梦。这种D-状态睡眠与脑桥盖有密切关系，也与去甲肾上腺素有关。处于这种睡眠状态时，有呼吸、心律的变化，并发生骨骼肌的松弛等生理现象。

与动物有别的是，人类的D-状态有一定的变动范围，与做梦的数量和内容无关，也与人白天的活动或人格特征无关。但暗示性强的人，显然可以受催眠而做梦。入眠时和觉醒前出现的梦样状态，被分别称之为入眠前的梦幻和觉醒前的梦幻。^①现代人对梦的研究，发现和描述了梦的独特和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和神经生理基础，虽然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梦幻的神秘性，但已经初步证明，梦的活动的特征，是一种潜意识的情结。而这种潜意识本来就是人类原始时代精神生活的积淀，本来就和原始思维同源，所以，梦的活动和原始思维，都以意象为基本要素，都以意象拼接推移变化，都以意象活动表达意念和思想，并由此产生梦的显象和隐意之间的区别。^②

这就为我们认识中国先民的原始思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①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梦》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参见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从中国人早期原始思维的发展历史来看，大约生活在 170 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大约生活在 60 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都不具备进行抽象和概括的能力，他们因为不可能形成有联系的稳定的幻想，因此不可能产生意识的观念。他们还处于猿、人的混合期，属于中国猿人。

到距今约 50 万年的北京人，脑量已达 1059 毫升，接近于现代人。他们左脑比右脑大，已开始用右手劳动，打制一些尖状、砍砸、刮削类的石器，还进行采集和狩猎活动。他们的脑皮层语言区明显突起，证明已有了初级语言。他们还有了初步思维，且达到这样的水平：有了创造力，善于总结经验，在观念中已形成石器的蓝图。他们对自己行为的目的性和后果，已有所自觉，不仅知道使用不同的石器工具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且知道保存火种，以便继续使用。他们的思维水平已超出古猿，头脑也能思考问题，不过这种思维活动，“主要是为谋求生存、抵御侵害、制作器具服务，受当时直接感知的对象和实际活动制约，是在动作中思考，思考的客体通常只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还不能连类推及间接的较远的事物，缺乏概括力和想象力。”^① 这种思维，心理学上称之为感觉动作思维，相当于儿童思维发育的第一阶段。

所以，北京人仍属于猿、人混合阶段，既不能把自己与周围的自然界清楚地区别开来，又不能用相互联系的观点去看待周围的事物。一句话，他们仍然不可能形成比较完整的思维能力，而仅具有较低级的形象思维能力。

到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马坝人和丁村人，距今有约 10 万年的历史。他们已有可能对意识进行思考，越过“猿人”而进入“古人”或化石智人阶段。但可惜的是，到现在为止所发现的墓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6 页。

葬中，还找不到与意识有关的遗迹。对他们，我们只能采取较为负责的作法：存而不论。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知道的距今最为遥远的、已经有了最初原始意识观念的中国古人类，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他们的历史，距今约 1.8 万年。

有幸的是，山顶洞人的墓葬发掘，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即他们已经脱离了原始人群而迈入母系氏族社会的门槛；他们已经开始人工取火，开始了主动支配自然力的活动，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①他们开始了有创造性的劳动，对石器、骨器进行研磨和钻孔，使之有欣赏价值。他们还会制作优美的装饰品，石珠、钻孔兽牙和鱼骨都是他们佩带的随葬品。

细心的研究者还可以在墓葬中发现：死者的埋葬已有规律可循，他们的埋葬是有意识地安排在一定的地方的。死者周围有很多随葬物品，身旁还有若干红色铁矿粉粒。学者们断定，这些正是山顶洞人已有了明确的灵魂观念的证据，这种埋葬方法表明他们企望死者的灵魂还可以继续生活下去。

灵魂观念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说明山顶洞人对死亡和死后生活已经有了系统的思考，说明他们头脑中已经出现了一个超现实的非人间的精神世界，说明他们相信灵魂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活动。而灵魂的活动正是原始的意识观念，正是这种原始意识，把人类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奠定了人为万物之灵的地位。

但是，人的灵魂观念最初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远古时期有关灵魂起源的原始材料，我们至今尚未发现，但根据后人的“梦魂”概念，我们可以确信人类最早的灵魂观念，来自于梦幻。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6 页。

在现存文献中，“梦魂”一词从屈原“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九章·惜诵》），到司马相如“忽寢寐而梦想兮，魂若君之在旁”（《长门赋》）、唐代钱起“何当梦魂去，不见雪山子”（《梦寻西山淮上人》）、白居易“忽闻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长恨歌》），都可以窥见在中国古代人思想里的蕴涵。

梦幻之所以和灵魂观念相联系，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发现了梦幻的神秘性在于：在梦幻之中，已经去世的人会重新出现；在梦幻之中，入睡的人并没有活动，但却可以和同伴在野外一起打猎、捕鱼，采食野果；在梦幻之中，人有超凡的能力，腾云驾雾，移山搬海，胜强敌，上楼台，升山陵，做出平时根本做不出来的业绩。但醒来时，梦幻之中的所见所为都无影无踪了。原因何在呢？

经过长期而痛苦的思考，古代中国人终于得出一种结论，原来是在人的肉体之中，有一种不是肉体却又能支配肉体的东西，它不像肉体那样有形象可见，而是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就是感觉和思维。

人死亡之后，这种东西就离开了肉体到别处活动，所以人死后不再有感觉和思维。而人在睡眠和昏迷状态，则是这种东西暂时离开了肉体，所以睡眠和昏迷中的人，其肉体对周围的事物绝无知觉。而梦幻则不同，在梦幻中这种东西能独自活动，甲骨卜辞中的“梦”字，其形状就像人睡在床上，以手指目，表示睡梦中目仍有所见。因此，这种东西与肉体并没有关系。远古时代的人类，把这种东西叫做灵魂。

就这样，“原始人通过对梦的思考，形成了灵魂的观念；反过来，他们又用灵魂观念来解释梦境和梦象。原始人的梦、魂观

念，就是这样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①

现在，我们都知道，灵魂观念属于意识范畴。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从动物心理即感觉、知觉、表象等反映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人的意识，是同人和人类社会一起产生的，从一开始，它就是劳动的产物、社会的产物。但同时，它又是梦幻的产物。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梦幻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柏拉图的“梦是一种感情的产物”和亚里士多德“梦是一种连续到睡眠状态中的思想”^②的观点，已经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古代梦中创造性活动的实例，又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有力的补充，尽管这些实例并非出自远古人类。

据我国当代分析梦的专家刘文英教授搜集的资料，汉代司马相如要给汉武帝献赋，不知献何为好，夜里梦见一位黄胡须老者告诉他，可为《大人赋》，司马相如献上该赋，得赐锦四疋。谢灵运晚梦，忽得“池塘生春草，园林变鸣禽”之佳句，以为神助。唐玄宗梦作《凌波曲》、《霓裳羽衣舞》。其他唐宋诗人李贺、许浑、沈亚之、苏轼、许彦周等人，也有梦中才思萌发，完成白日醒时不曾完成的赋诗、改诗、作文、评句等工作。

真是无独有偶，国外也有梦中进行创造性思维解决科学问题的实例，如德国化学家凯库勒（Friedrich A·KeKule，1829～1896），在睡前因为无法解决“苯”的分子结构而心智憔悴，而梦中却清晰地看到“原子一个个站在我的眼前，像蛇一般地绕圈子，噢，这是什么？有一只蛇咬住自己的尾巴团团转，团团转

① 刘文英：《梦的迷信和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② 转引自〔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鲍昌《序言》，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突然光线一亮，我就醒过来，我马上悟出苯的‘环状’结构来！”另一位德国生理学家勒韦（Otto Loewi, 1873~1961）曾在深夜梦见，如果用两只青蛙一起作实验，便可以解决他的“神经传导”的理论，于是清晨3点惊醒过来，马上冲进实验室，依样画葫芦地做起来，结果以神经之化学传导研究赢得诺贝尔化学奖。^①其他如俄国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也得益于梦中看到过的原子按原子量排列成周期的幻象。据当代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哈钦森的问卷调查，70%有贡献的学者，是由于在他们的创造性活动中，梦境发挥了重要作用^②所以，弗洛伊德对俗话所说：“在你做重大决定前，还是先睡个大觉再说吧”的话，认为真是太有道理了。^③

我们这样烦琐地引证，无非是想说明，梦本身就是想象力的一种原始状态，而想象本身也就是一种创造和构思新的形象的能力。人类在梦幻中的心理活动，是人类统一的思维活动中的一个特殊系统，这种潜意识的思维系统同自觉意识的思维系统一样，都具有一定的处理信息和加工材料的能力。由于潜意识思维系统的特点，梦中的创造活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仍将继续发挥它们的作用，这是人类自觉的创造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补充。^④

绕了一点圈子，现在我们还是回到遥远的古代吧。对于远古时代灵魂和梦幻之间的关系，恩格斯曾经分析说，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

① 〔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赖其万、符传孝中译本《译序》，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② 参见向望编译：《睡梦中的发现》，《中国青年报》1980年6月12日。

③ 〔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④ 参见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306页。

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在蒙昧人和低级野蛮人中间，现在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因而现实的人要对自己出现于他人梦中时针对做梦者而采取的行为负责。”^①

中国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也明确肯定“生魂之说，肇端梦寐”。他引证《九章·抽思》“惟郢路之遥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愿径逝而不得兮，魂识路之营营”，《哀郢》“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同意原诗“注”中说的“精神梦游，还故居也”，并肯定这些诗句是说生人之魂于睡梦中离体外游。他又引证沈炯《望郢州城》“魂兮何处反，非死复非仙”，认为是解释“生魂”，而杜甫《归梦》“梦魂归未得，不用《楚辞》招”，是等生魂于梦魂。钱钟书肯定古人的游离之魂说有二：气魂，吐息是也；影魂则梦幻是矣。^②

这样看来，灵魂概念的产生显然与做梦这种生理现象有关。梦境中出现的自己的形象被看成是“第二个自己”或“另一个我”，而这“另一个我”是可以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离开“我”而独立存在、独立活动的。对梦的这种幼稚的解释，便产生了灵魂的观念。^③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中国的灵魂观念，起源于山顶洞人。但在现存最早的文献上，并没有“灵魂”这一概念，中国先民最初把灵魂称之为“魄”。

魄，本来为白色和亮光，月有盈亏就是“魄”，新月以后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注①。

② 钱钟书：《管锥编》第2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33页。

③ 陈甫金：《从荷马史诗看古希腊神话时代的灵魂观》，《宗教·科学·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